

南村草堂文鈔

南村草堂文鈔卷第四

新化 鄧顯鶴 湘臯

宜齋古文序

宜齋先生來守吾郡在庚午之冬余時羈棲都門以部民
禮見先生於寓廬先生詢郡中風俗利弊余手疏其可言
者十餘事以對先生大驚歎以爲非經生家言介所知語
余欲畀以記室之任余方試禮部習制舉業病未能也越
歲南歸感知已之誼謁先生於郡治先生喜甚招飲廳事
從容談讌乃索余所爲詩文擊賞彌日既又出其所作古
文兩巨冊示讀退而作書千餘言上之極論古文之所由
失與先生之所以得而時摘其異同離合之故以相證先

生又極服余言手錄余書十餘紙徧寄諸朝士之能文者自是與余往復益密每聞余歸里必手書招致於二百里外商摧今古窮日夜不倦嘗語人曰吾守郡數年惟得一湘臯耳蓋先生不復以部民遇余而余亦樂觀先生自忘固陋不復知其爲守土長官之尊也已卯冬歸自桂林時先生方局試諸童余不敢謁通一刺卽解纜去先生遣足促赴鎖院曰余待子久矣試士例有關防然避嫌之說豈宜施於賢者語次慷慨論古今不置漏二鼓遣僕送余出且曰過飲數觥後慷慨論古今不置漏二鼓遣僕送余出且曰過歲吾以上元後期子有切已事相累蓋先生已逆料其病之不起而欲以全集誣諉也今春來粵過郡則先生病已

危篤絕粒數日戒關者勿通客獨日伺余既聞余至力疾坐榻上邀見於寢室命公子涵盡出生平著作相授泫然執手曰所以忍死待君者爲此區區也子其爲我論定而序之將待以蓋棺余聞言嗚咽流涕不能出一語顧念生平受知先生義甚深不敢辭乃敬藏行篋揮淚戒途抵粵數日而先生凶問至矣一哀出涕不能卒業既爲位以哭始發篋得古文讀之而先生性情趣尚志節風義無不呈露於字句之間委摯者其意渾灝者其氣謹嚴者其法矜慎者其辭當代之能爲古文者亦孰有加於先生哉先生學有本原敦行孝弟矜尚名義自爲京朝官以至出守吾郡無赫赫之聲意所不可獨介介不爲苟隨坐是屈於遠

郡十年不調齟齬柄鑿動而獲咎而其骯髒抑塞不可一世之概獨時時寓意於文然則先生所重當不僅在文而遂以文傳誠有大不得於中者而余旣以文受知先生自維禱味不敢論定先生文又大懼重負先生執手永訣鄭重付託之至意此所以掩卷太息歔歔俯仰不自知涕之何從也因追述生平見知先生與先生所以誣諉論定之由著於篇以貽涵附質當代君子當亦先生所心許也先生古今體詩伉爽多秦聲雜著尤多可傳獨先刻行古文制藝二種亦先生意也

宜齋制藝序

余既讀宜齋先生古文因連類及其制藝凡旬日而卒業乃喟然歎曰制藝與古文有異乎居今日而欲薈萃漢唐宋以來諸儒說經之旨而盡去其支離破碎穿鑿悠繆之曲說使理明辭達釐然當乎人心舍制藝其何以哉而世顧以時文病之夫時文者別乎古文而言非謂時文之不可以道古也唐試士以詩賦策論其體則古文之亞而當時人士皆謂之時文夫詩賦文人餘技策論稍明習世故者或能勉爲非若今之時文代聖賢立言不可苟也晚近士大夫專藉是爲弋獲科名之具時文真意遂蕩然漸滅甚則勦襲一二怪險塵陋之語以詫奇博村塾小兒稍明

文義皆能言其非而司文衡者乃從而高第之以爲式天下昌黎所由下比俳優致慨於小慙小好大慙大好而有志之士寧老死不遇不肖以彼易此也而時文遂爲世大病夫時文則何可病也妍媸有定形好惡有定理愛姝麗者喜其美惡鬼魅者憎其醜其性然矣惟文亦然婉孌之姿其秀在骨庸劣之質其慙在形不待有目者而辨之而世顧去此取彼豈好惡拂人之性哉王嬙西施人知其姣矣而魚見之而潛逃鳥見之而驚逝蘭茝蕙人知其香矣而海上有逐臭之夫病夫有嗜癩之癖考鐘鼓以饗田父則色然而駭張伯牙之琴於里巫社公之廟則聞者掩耳卻走矣何則事非其所習耳目有所不通而氣類有所

不合也又况操一日之短長而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者哉
然而先生之文則既遇矣余獨怪先生負一世文名曾不
獲秉一日文衡以昌其所學誠使先生挾經義以黜陟天
下士俾操觚家曉然於如此則得如彼則失宗派所衍源
清流潔火盡薪傳必有能羽翼先後不敢菲薄制藝於以
破除流俗之失薈萃先儒之旨使聖賢精蘊軒豁呈露於
八比排偶之中當家奉一編爲圭臬而先生之制藝皆古
文也寧有異焉然則先生之文固遇而不遇也他日先生
嘗語余曰吾爲京朝官不談者有三制藝其一吁誠有慨
乎其言之也曩余以時文受知咸寧許先生既又以古文
見知先生二公俱秦人而同官於楚又相善也文章風義

卓然爲當代賢者顧皆不鄙余所以期許嘉惠之者甚厚
自慙碌碌無所成就重負兩先生意今且息耕隴畔絕念
塵途無復興乎文章之事許先生方牽吏事邇迴屯踣壘
不自得而先生則旣長往矣悲夫旣卒業亟歸其稿於公
子涵同古文梓而傳之且請以斯文挂名簡末并質之許
先生焉

許蓮舫先生史評贅序

作史之始有三紀傳編年紀事本末是已讀史之法有三
注釋考證評論是已史漢時尙近古方言文案非註釋不
能讀又其中不無重複舛謬時資考證至於綜一代之始
終而發明其用人行政之賢否忠佞得失治亂則評論爲
尤要註釋考證斷斷字句閒一樸學能之評論必兼才學
識三長又其人操履醇正心志和平不爲放言危論乃能
臧否進退而釐然當乎人心非賢者不能故讀史三法評
論尤難自功令以制藝取士無教之徒束書不觀拾坊閒
唾餘掇取科第有終其身不知班馬爲何人表志爲何書
者矣至一行作吏一二稍知自好之士竭精力於文移簿

領敵扑叫腳之場不肖者狗馬博奕聲色子女而外日思
割閭閻膏血以奉長官爲自固計間以吏事掩耳不欲聞
階前數武地隔膜若萬里況敢出心眼以評論千古哉嗚
乎不通乎古今賢否忠佞得失治亂之原而欲其居官治
民不戾乎人情土俗是何異被市魁黽僧以文繡強之持
三尺法高居民上而望其不爲屠伯以戕膾生靈也得乎
吾師許蓮舫先生以詞臣出宰民社所歷三縣一州每晨
起坐堂皇一吏抱文卷一僮負史冊雜置几上訟者羅跪
階下先生耳聽色受曲直立剖暇輒取一冊縱觀有所得
卽以判筆蘸朱墨削牘尾疾書之出則以數冊置輿中隨
條割記積久繕成一帙有古人已言者則去之其名臣言

行有關時政而益身心者亦閒爲採錄名曰史評贅以屬
其門下士新化鄧顯鶴曰吾之爲此非敢評史也贅而已
雖然抑猶愈夫世之好狗馬聲色者子嘗有志於古其爲
我一言顯鶴敬受而讀之其辭辯而質其義析而正不刻
覈不依附實能洞中古人癥結爲前賢所不及非深悉古
今用人行政賢否得失不能贅一語而先生操履志節學
問經濟略見於此非第讀史之助已也贅云乎哉先生持
躬以正馭民以誠爲政存大體無苛屑操切之行務使民
氣寬然有餘而摘釅決疑洞若神明民無敢欺事上官以
禮偶介介不爲詭隨坐是爲牧令二十年目擊儕輩之飛
蓋策駛而去者比比而先生履之怡然嘗作居官六字箴

獨不及清其言曰苞苴之恥甚於桑中稍知自好者不爲不忍言也顯鶴一侍先生於永定再侍先生於武岡親炙其言行最久所至又樂與其父老子弟詢長官政治竊聞三縣一州之民稱先生如一口皆出其中心之誠無飾詞益歎先生之賢非近世所易得也故讀先生史評而敬陳之且以告世之役役於狗馬聲色束書不觀而覲然民上者若先生讀史之法非顯鶴所能窺見又奚敢序謹手錄貳副藏之行篋而歸其書於先生如此

此文鄱陽陳伯游方海評云中有淺直語須節雅不欲存繼思史評無刊本去之則其書遂亡姑過存之所以存先生此書也

武岡州吏目沈君心齋錄序

今之州縣古之令長令長而下有丞尉丞尉而下有功曹
卒史三老嗇夫游徼之屬漢法初試爲吏再遷卽至守令
其時大臣如魏相丙吉黃霸子定國輩皆以明習律令起
家卒史執三尺法與朝廷宰執抗卒致通顯爲一代名臣
故言吏治者以漢爲極後世曹史之徒不能備官望繁劇
地猶設丞簿否則一州官縣官領之一吏目典史佐之而
已國家承平日久法制相維自行臺省以下號稱能者不
過奉行文法句稽條會而無與於民生得失之故蓋其志
不過圖溫飽其才不過習趨走承順一法吏優爲之其不
肖者至掊克浚剝苟且貪營百計以求當上官意吾民休

戚弗顧也凡今之爲牧令者類然降而至於吏目典史其法以詰姦盜察犴狴爲職上官不以民事責之法擅受又有禁雖有奇材異能潔已愛民之士無由得脫然行其志而展其才則信乎吏治之難復古也山陰沈君心齋爲吏目於武岡勤於其職治獄有條理取與廉罰賞斷不以俗吏自待庶幾有其才而能立志者也一旦出所輯心齋錄諭余曰某之爲吏目也不得已也然思古人不苟一職之義竊用自勉其吏目之得爲者某爲之吏目之不得爲者某言之而已余覽其言察而不苛辯而有斷而於民生休戚民命出入尤三致意焉乃歎沈君之爲此言非徒爲吏目告也凡爲牧令者聽其言可也抑余有欲爲沈君言者

沈君少習律令嘗以法家言爲諸侯上客一旦局促風塵
持手版迎拜伺候於大府之庭若大有不得於中者夫君
子居是官則守是職爲是事則循是分竭其力之所能爲
求其心之所可安如是焉而已抑又聞之士之賢而在下
位者當視所事之長官爲進退武岡隸寶慶今牧伯爲威
寧許公太守則會寧柳公也二公皆宏達君子沈君以彼
其才得賢長官而事之無不行之志矣愼斯術也以往將
以上求乎古之起家卒史爲一代名臣者或不多讓沈君
將遂以吏目終乎哉其不以吏目終乎哉夫其能不以吏
目終與否猶未可必而其脫然得行其志得展其才斷斷
矣沈君又安得介介然以吏目自少乎哉遂書而歸之以

廣其意

九芝草堂詩序

傳曰詩以言志揚子云志莫辨於詩志在廊廟者其言華
志在山林者其言質窮達各殊皆有觸然不泮較然不欺
之故宣露於吟詠諷歎間所謂詩言志也然志有大小言
有巧拙苟非本乎性情極乎風雅正變源流得失又加以
藻繪雕飾之功則華近於淺質傷於直雖無加損於學行
而合於詩之道則未也審是則詩之至者宜無聞於窮達
而世顧謂詩人少達而多窮何哉士自束髮受書習制舉
業去風雅甚遠迨致身通顯以其餘閒習爲歌詠言未易
工工未必至惟窮而在下之人其詣專其業習往往獨造
其極唐之詩人孟郊賈島窮之尤者也然東野作尉閭仙

棄僧服皆舉進士其餘項斯方于曹松顧非雄之徒屢困
舉場其堙鬱抑塞之氣時見於言卽前史所列隱逸傳多
有託而逃匿跡銷聲與樵者在山無異求其棲邱飲谷含
貞養素傑然昌其詩者亦勘臨桂朱小岑布衣以名家于
生當 盛世幼立志不爲科舉業窮居委巷賣文自給非
其人不通一刺不交一語視人世烜耀赫奕脂韋腆忍之
習去之若浼疾之若仇獨刻意爲詩以其幽渺夔遠沈鬱
鏗刻之思寄其冲夷高曠嚴冷峭潔之概幽而不怨澀而
不僻盡其生性狷介脫屣浮榮以泉石爲性命而又寄以
淵博之學鏘刻之功以是爲詩其醇然不滓較然不欺之
志隱然見於言一悠然露於言外豈猶有淺與直之辨與

雖欲不工且至弗得也司馬子長云其志潔故稱物芳歐陽永叔云詩非能窮人惟窮者而後工晚近士大夫銳於仕進徒欲苟且科第爲誇耀不得則放情自恣取逸邱樊所謂不得已而然非其志也又安望其言之不苟可信今而傳後哉若小岑者可不朽矣余弱冠時卽聞小岑名迄來桂林而小岑之死久矣求其遺稿散佚殆盡因卽所存者詳審編次又同春湖中丞搜輯補綴共爲八卷其詩具在識者自能辨之余獨悲小岑之志使其俯就科名何難博取富貴卽出所業與東南人士抗亦必有盛名於時今海內競稱嶺南詩派嶺以西閩如則小岑不汲汲於時譽可知然使小岑致身通顯汲汲與並世之人絜短長必不

能力進於古信今而傳後無疑也余故讀其詩推本其志
反覆中論以諗海內同志知韋布自有千古彼赫然誇耀
於時者尙未可同日語也

韋廬外集序

松甫先生於海內詩人最服膺高密李少鶴憲喬少鶴官
粵與先生交久篤今所刻行韋廬初續兩集皆少鶴手定
也少鶴死先生遂無意爲詩晚乃襲其近作別爲外集屬
顯鶴詮次而序之余惟古詩人不可磨滅之處非獨其詞
工也其平生於師友淵源性情孚契之故精神專一冥合
響應能起隔世之魂而入異域之夢後之人歷千百年猶
能卽其詩而考其交道之始終宗派之同異漢之蘇李唐
之李杜元白劉柳皆是已昌黎之門籍湜郊島俱詩雄然
退之獨心折東野無異辭其醉畱東野篇以李杜並世不
相從爲憾至欲追逐雲龍低頭以拜東野死爲之營致生

南村草堂文鈔卷第四

七

業謀遺媚永久之賴者無不至山谷同時秦晁輩皆勍敵
而其心服而推尊者亦獨在東坡其所編豫章內集則以
古風二首上子瞻詩冠之世傳山谷晚年奉東坡像朝夕
禮拜飲食必祝坐立不敢背嚙古人於友朋生死之誼如
此其篤故其爲詩也孕深厚真氣充積能歷劫不磨也而
淺者或以是低昂評騭是又不然劉貢父嘗言韓孟聯句
恐退之有所潤色山谷則云退之何能潤色東野若東野
正可潤色退之耳其次子瞻詩又云子瞻詩句妙一世乃
云效庭堅體蓋退之戲效孟郊之比則又以昌黎擬坡公
而自處於東野或疑文人互相引重實則數公在天壤如
日月經緯之不可偏廢無能軒輊也今先生於少鶴才力

相埒取徑亦同性情趣尙若有神合操瑟而笙聞鼓宮而商應其格律之嚴風骨之峻兩家所同二集具在讀者自能得之所微異者少鶴出入於韋而不專於韋先生神明於韋而不離於韋少鶴牽於官事僚侪湮鬱年僅中壽未見其止先生所處祥順無俗務之累而又天假以年其殫精詣微於此事者尤專且久然則先生所詣少鶴或不無遺憾顧先生於少鶴之死既經理其喪刻其遺稿又名其所居爲棲鶴樓以志痛終始之義亦庶幾昌黎於東野豫章於東坡矣然其近作則別爲外集悵然若無所是正不足存者烏乎此其所以爲先生之詩也與史季溫註山谷外集詩序云山谷自言倣莊周分其詩文爲內外篇意固

有在非去此而取彼黃子畊年譜亦云山谷平生得意之作及嘗手寫者多在外集顯鶴無以序先生詩因舉古詩人師友淵源性情孚契與夫始終同異之故以發明先生名是集之意而終引季溫子畊之語以諗海內之能讀先生外集者當有證乎吾言

吳橡村詩集序

往客桂林與李松甫比部謀刻韋廬八家吟侶八家者會稽楊祖桂石帆吳尊萊橡村高密李懷民石桐憲喬少鶴臨桂朱依真小岑寧鄉陶章瀉季壽合松翁與余及歐陽礪東凡八人皆先後主松翁家以文章道義相切劘所重不僅在詩而松翁於詩尤著性命然故名之吟侶志不忘也今松翁韋廬內外集海內傳播已久石帆小岑季壽三家詩鈔曾經韋廬梓行近余與礪東詩亦牽連付版而高齋二李集都下粵中皆舊有刻本惟橡村詩世渺有知者道光戊子余官寧鄉博士宗滌樓孝廉績辰自永州來告將以書抵韋廬求刻其遺稿蓋滌樓於橡村爲邑子知其

客羣廬久與松翁交厚必能允其請余聞喜曰橡村詩其
遂顯於世乎已而松翁果以其集來屬爲編定製序會余
兼權郡校又有增訂楚寶之役卒卒無暇負諾者一年於
茲矣頃回寧鄉冷署積雨連旬閉門謝客乃得取其集讀
之沈思妙悟清超澹遠純任自然不事雕琢微妙處與羣
廬同旨宜其氣類之感久而彌篤也橡村治法家言爲諸
侯賓客足跡徧天下懷才不過今茲所存者出自文案填
委之餘宜不無僚佐抑鬱之音而其言和平夷憚粹然一
出於性情之正蓋其所養者深矣唐詩人多從事幕府若
王昌齡之煥韓翃輩其詩往往流播宮禁朝廷因而予以
官極詩人之榮遇李羣玉流落江湖晚歲至自編其集表

上朝廷赫然動天子蓋唐代詩人之重如此今橡村以其詩歷抵公卿方鎮豈無一二憐才有氣力聲勢者爲之推挽而卒窮老顛踣寂然委化身後二十年至不能舉其名姓可哀也已旣爲之編次校定復序其首以塞松翁誣謗之意并寄示滌樓刊成俾徧諗海內然則橡村詩其竟顯乎昔陳同甫有云余懼後世不知永康陳亮爲何人而況能及君以余之窮陋甚於橡村而詩不逮遠甚實同永康之懼若韋廬詩一日在世則橡村詩之必顯無疑已此又向者謀刻韋廬吟侶之意也

心鐵石齋詩鈔序

余不解嚴呂江西詩派圖說而於詩獨宗尙江西以謂彭澤而下涪翁廬陵介甫道園數家苟得其一二至處其骨韻神采必有異於眾又念生平以詩獲交海內名宿於江西最多且篤自南城曾賓谷侍郎臨川李松甫比部春湖中丞名父子及吳山子樂元叔陳伯游諸君俱不余鄙夷近南豐譚鐵簫太守來守吾郡公子桐生孝廉梅丞明經又皆樂交余於是江西詩人之不相聞者或寡矣宋梅生先生觀察桂平時余客春湖中丞寓廬與先生官齋相隔一湖余作杉湖篇詩所云公昔官粵中我亦粵民比一塵邇衙齋中隔一湖水是也先生政事之暇獨耽吟咏每一

篇出人爭傳誦余閒從中丞處竊觀其相賞嘆道光改元
余客章門先生時已解組歸里賓谷侍郎亦在告家居過
從酬倡無虛日極平生之樂未幾別去余仍返桂林已復
從侍郎於淮南節署先生則徜徉嘯傲於東湖之上不相
見者五年今春余以博士待銓長沙哲嗣少梅明府令善
化先生就養來湘相見歡甚乃得盡讀其全集凡二十卷
皆鐵簡太守所校定者太守序之綦詳先生以余爲稍窺
其蘊囑贅一言余惟先生以承明著作之才生長名家早
博科第少卽與仲兄澹思都監齊名官部曹時與海內名
流馳騁壇坫儕輩多斂手無敢搢搢及出守嘉定分巡嶺
徼又嘗西南山水之窟峯巒閭谿谷沓伏雄秀複疊湍

悍澌洄之勢與夫物產土俗之華實奇詭民情風尚之險
夷敦薄愉快愕駭震蕩回忤鬱於中而作於外汨汨然寥
寥然雖欲其詩之不工不可得也迄乎歸里後築宅東湖
脫屣浮榮日與二三朋舊問水尋山陶然自得近復漫浪
清湘優遊子舍腰腳如昔神明不衰資連衡邵開遊跡所
到哀然成帙如水出峽如雲在空流行坎止舒卷自如泯
然無迹蓋其境愈高而詣愈遠矣余不敏於茲集無能爲
役惟備述獲交先生之由與先生出處蹤跡梗概所在兼
質之豫章諸詩老附名簡末實有餘榮若江西詩派之說
非淺人所能論列也

晏湘門過且過齋詩序

嘉慶乙亥春湘門以疾卒於家其友同里鄧顯鶴客揚州聞訃既爲位以哭檢行篋得遺詩若干首釐爲二卷將謀付剞劂迺弁一言於首曰記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寡聞余之友湘門近十年矣始余不識湘門壬戌春初見於邵州郡城丁卯再見於長沙未之奇也是年冬偕同年友譚吾肩赴禮部試寓都門會里中楊蓀圃歐陽礪東兩君子踵至皆交口譽湘門不置二君余所矜式不輕許可因是有意乎其爲人已而湘門策蹇來都南釋擔出途中諸作相質雋傑廉悍咄咄逼人乃大驚駭以爲國有豫子而不知也遂訂交焉會禮闈報罷楊歐兩君子先後出都余與

吾肩及湘門三人留未幾而蓀圃丈因問至三人者感念
存歿聚散之故相與勉爲古人之學以道義相切劘不復
以窮達繫念嘗雪夜臥東草廩寶慶試館頽垣破扉覆以
敗席枕褥生冰起燒滌葦煮茗飲以供夜譚聽門外車聲
隱隱呼僕起檢篋中敝衣付質庫質早餐嘯歌自若也至
於花晨月夕驅馬金臺行吟柴市俯仰慙弔有所得輒寄
之於詩歸卽鐫鐙疾書互相吟荅視人世科名得失如遺
唾不復顧自謂友朋之樂雖三公無以易也曩吾鄉詩人
孫白沙石溪吳蘭柴暨蓀圃東諸君並以才力所詣各
成一家比年淪喪殆盡今之碩果靡一欄東欄東與吾肩
齊年長余十歲余長湘門十歲以爲數子中湘門最少來

日正多方圖歸築茅廬買田資汀之上卜鄰耦耜效鹿門
故事棲幾友朋之樂朝夕無閒有于喁之雅無孤陋之謂
而不圖湘門之反先死也其聚散存亡之感更忍言耶湘
門爲詩刻苦矜慎鏤心鉤腎而出之相戒爲靡曼之音今
之所存十不逮一雖其雕鏤刻劃邊幅稍隘而格律嚴峻
風骨清迥求之時賢殆亦罕覩嗚呼是可傳也已湘門幼
受業於白沙蓀圃自二君歿後所心服者礪東而外余與
吾有而已吾有旣不作詩礪東又坐詩窮余之才不逮礪
東窮與之等而天譴司命重爲卿曲非笑雖雅知湘門而
不能言言之而人亦不信也然湘門詩具在四海之大必
有能知之者顧以湘門之年之才之學而鬱鬱以死乃徒

南村草堂文鈔

卷第四

六

居之四海不知誰何之人嗚呼此尤增余獨學之懼而重
逝者之痛也詩凡四卷古今體詩若干首多辛未以前之
作其辛未後暨南歸數卷當往求其家補之以諗世之能
知湘門詩者

徐拙齋詩序

自余來瀋甯卽聞吳門徐君朝璣流寓其地能詩工書有
末疾甚篤終歲掩關臥或竟日不得食然不廢吟哦也得
詩則仰臥伸紙疾書楷法絕媚秀余於友人簞頭見之能
爲奇欲造訪而未果也今年夏彭上舍黎茂才過我投詩
一冊則徐君自書所作也兩君言其疾甚足樂自譬以下
皆廢曰僵卧獨兩手劣能操管耳余以爲其詩必幽憂抑
鬱悲咤無聊取而讀之則慘然以清脩然以遠多和愉夷
澤之音蓋不獨其詩之佳其人之恬退澹定不爲疾所苦
非有得於中者不能也昔盧照鄰染風疾拘攣偏廢至不
堪其苦與親屬決自投潁水死今徐君之疾不減昇之而

南村草堂文集

卷第四

先

貧又特甚乃能從容暇豫嘯歌自得若未始有疾者然可謂難矣兩君又言其將挾所業游長沙願乞余言以爲導夫余言何足重抑兩君之篤於友誼如此以長沙之大知必有氣類相感讀其詩而樂交其人者徐君雖窮於天而不窮於人爲占貞疾可也遂書其卷而歸之兼送其行

礪東詩鈔序

雲汀中丞刻礪東詩鈔成謂余習礪東宜有序礪東書來亦屢以爲言礪東昔嘗語余病近人一集數序非法他日刻集不求人序今茲乃以屬余豈誠以余爲略知其詩乎礪東與余同里閭齒長余十歲余兄事之礪東亦以弟畜余既觀騷四方會合無常或積歲始一見每見必先以詩就質礪東考詩甚嚴鉤核瑕疵指摘罅漏如申韓論事之酷不少寬假余每難之然卒無以易其言也礪東幼與同里吳蘭朱孫石溪楊蓀甫諸老先倡和甚富余年十五六時卽見其一粒草堂集驚爲天才奇絕後乃盡刪去有當時耳熟之句今集中皆無有其嚴如此余每語礪東古大

家集中亦多少作山谷溪上吟則十七歲時詩今必欲盡
汰去無以徵歷年所詣因從其門人鈔本掇拾採擇爲第
一卷以存梗槩然非礪東意也礪東少孤所遇特窮惡蹤
跡冷峭非其力不食有梁伯鸞徐孺子風視人世一切聲
華赫奕與夫標榜依附之習去之若浼其湮鬱抑塞剛介
嚴凝之氣一寓於詩然不多作嘗言作詩當自寫胸中之
天不期而與古合所謂非有受於人忽自得之今人過一
地過一人必作一詩汲汲焉與並世之人較短長豈吾胸
中之詩哉每同人社集交驚互齎用相誇詫礪東漠然若
不聞非儕輩敦迫或終歲不得一字作亦不自愛惜隨手
散佚客適東十載存詩止一卷然其詣力獨峻絕矣中丞

序能道其實無溢詞余無以加惟論礪東存詩之嚴與吾
兩人斷斷辨議之意著於篇質之海內能知礪東者皆段
成已序遺山詩集云詩不待序傳也若其刻詩大略不可
以無言是則余今日序礪東詩鈔意也道光六年秋九月

季壽詩鈔序

余與季壽居距三百里許不相聞知後從吾友歐陽礪東處見其詩始悉其爲人季壽亦因礪東知余旣相見於都門旋即別去比來桂林館李松圃先生寓閩季壽則松翁妹壻嘗與礪東同倡和於韋廬爲所特賞者也因得益聞所未聞無何季壽卒官於晉松翁痛之甚從其家搜得遺稿屬爲論定余與季壽蹤跡雖疏然知季壽甚悉不可辭乃發其全稿讀之得古今體詩若干首釐爲八卷而弁以一言曰詩至於今靡不備矣語性靈者尙沖澹矜博雅者喜瓌麗繩檢粗立則以馳騁爲戒槩樸稍闊則以邊幅爲虞莫不尊韓抱杜援陶引謝區界唐宋陵蹠齊梁其苟焉

聯綴剽竊拾朱王之唾以博時譽者不與焉然爲之者日
多而不戾於古者益寡求其合乎言志緣情之旨能長存
於天壤而不敝者豈易言哉季壽之詩凡三變初學選體
清冷明嫺宗法陶謝繼信高密李氏所訂唐賢主客圖說
繩趨矩步確守張賈格律迨後所學日進所得日多又變
爲汪洋恣肆奇峭挺拔之作大抵出入蘇黃二家於玉局
尤爲神肖今集中多用蘇韻其微尙也嘗論坡公仙才卓
絕千古乃其生平多以詩獲咎而其詩拳拳服膺獨在陶
公以爲質而實綺靡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
之及晚謫嶺南追和其詩殆遍季壽天才橫逸屈爲貲郎
骯髒抑塞不可一世之氣一洩於詩宜其與坡公相近顧

坡公晚年服陶季壽早歲學陶後乃肆力於蘇使季壽不死必益求夫蘇之所以服陶者何若蘇之所以異於陶而終合於陶者何若將季壽之詩泯然不見學古之跡其視蘇與陶無少區別也然季壽以未竟之年未已之業其所存卓卓如是此亦可以抗於古作者之林而不朽矣礪東嘗爲余言季壽不獨其詩工也古文學昌黎廬陵時有可傳儕輩中精心果力如季壽者何可多得吾楚風騷之鄉思與礪東季壽諸君起而張之而不圖季壽之遽止於此也此余序其詩不禁爲之掩卷三嘆也道光壬午秋

苾裳詩鈔序

往與苾裳同謁選都門余不樂吏事求爲校官苾裳方得縣令賀者踵門苾裳若甚有不得於中者因就余商出處余曰均之官也而有尊卑貧富勞逸冷熱之不同余處卑而讓君以尊貪逸而責君以勞可也余甘貧而謂君欲富耐冷而謂君不怯熱乎哉且勞與熱又安所得尊富也苾裳亟遣余言卽向吏部求改官旣而除目下余得寧鄉苾裳得新化新化余所籍也老友歐陽礪東在焉余旣喜邑人得名師復私幸爲礪東致一良友得大昌其詩也礪東詩一刻於揚州再刻於長沙余詩亦牽連鋟版唯苾裳詩尙無刊本余郵書屢促之去年秋苾裳衷其古今體詩釐

爲八卷寄余且曰余之爲此官子志也今所成就者止此
其可無言余受而讀之益歎蓉裳以彼其才何難躡取人
世一切光榮赫奕之具以華其躬以永其名乃困踣源鬱
老作選人不得已而以其身自棄於賤貧孤遠落寞岑寂
之地又不得已而以其志聊寄於嘯歌詠歎哀怨諷刺之
中以爲吾不知於人而自寫其天吾無聞於時而有傳於
後使後之讀吾詩者猶見吾今日之心則吾胸中之天不
受黜陟予奪於人其視人世之光榮赫奕猶塵璫也蓋蓉
裳之遇塞而其詩益昌矣夫詩小技也而古來事功卓卓
震耀於天下人之耳目者至殫其力不能爲其孜孜矻矻
以爲之者或窮年累歲老死無一字之傳幸而傳矣自唐

以來至於今號稱詩人者何限其感人心而昭昭在人目
耳者亦不過數十家外此則若存若滅聽其淩藉委積無
有過而問者猶弗傳也然則詩雖小道當其精能之至入
神出天感頑豔而格幽明質古賢而俟來哲淵淵然參參
然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世之有人已之有軀也而況
儼來之具輕重得失之無定者耶蓉裳生長名家蚤歲臥
蕩自喜其詩穠豔清麗典贍華妙雅近溫李旣而學識日
充胸次益擴盡棄其少作一變而爲春容大雅絛密樸茂
根抵盤固包孕古厚已出入少陵昌黎眉山摩圍諸家得
其神髓晚益和平深澹真精噴溢神動天隨盡泯雕鐫藻
繪之跡純乎坡翁晚年學陶境界盡其微精耗神於此事

者數十年而蓉裳則既老矣今所存僅八卷其風骨之清
迴氣味之芳潔四海之大百世之遙必有讀其詩而哀其
志流連慨慕如見其人者吾知蓉裳厄於人不厄於天闇
其躬不聞其名蓉裳雖窮且老可以無憾余獨悲蓉裳雖
窮老苟得一邑而爲之未必不如元魯山道州之所爲而
必強之去彼就此與些憐偷安關憐嵬瑣者同甘廢棄是
則余負蓉裳蓉裳不負余也雖然余之爲此官也受命於
余兄而礪東實贊成之今礪東益偃蹇空山曷然遠引若
遺世而與汗漫者友而余與蓉裳猶覩據一壺抗顏徇戀
竊升斗以自潤重負良友多矣然且曠職廢時召尤速謗
欲曳尾泥中自全其天而不可得徒思託諸語言文字以

求告無罪而希不朽抑末矣雖然古之君子居是官則求
盡其職爲是事則求造其極殫其力之所能爲求其心之
所可安死生禍福且弗計況悠悠身後之名哉故於論列
馨裳詩而序其首如此以明吾黨結習所在不以彼易此
又以見詩文餘技且不遺餘力爲之則其大者可知矣既
以復馨裳兼質之礪東當有慨乎余言

黃江詩存跋

嘉慶乙亥冬月余客揚州適吾鄉陶雲汀給諫持節視漕南來出先公黃江先生詩草一帙屬爲編次先生爲吾鄉名宿於學無所不窺詩其餘事耳全稿爲誰氏子竊去給諫徧求不得因卽趨庭時所記誦益以朋舊贈答之作其得古今體詩一百三十五首編爲三卷謀付剞劂余維先生之詩根柢槃固包孕深遠高者直逼杜韓次亦不失爲范陸余兒時耳熟至悉今之所存十不逮二三且其中或有非先生所欲存者宜給諫每一道及輒欷歔泣下也然先生經師人師久爲湖湘人士所仰望固不厯以詩傳卽其所存嘗鼎一臠見鳳一毛已足以不朽給諫之孝思可

少慰矣給諫學有本原勇於爲義今天下士皆知賢之讀
先生詩益知給諫之賢所自來也余於先生有知己之感
又重違給諫命因敬受而編次之謹記其年月附卷尾

跋湘門詩刻後

湘門爲詩刻苦稿凡數易此其初定本辛未余出都偶檢存篋中既而屬吾友臨川樂蓮裳點定將寄示湘門而惡耗至余痛之甚深懼其遺稿散佚因謀諸汪筠溪尙衣卽其所存稍爲釐定付之剞劂適廖復堂都轉唐陶山觀察見之深加賞異遂序而刻之兩先生皆當代大君子所鑒賞諒不誣而余向所云四海之大必有能知之者其言信而有徵非一人之私好而湘門之詩自此傳矣顧以兩先生憐才愛士出於至誠又皆官江南冠蓋四達之地天下士稍異於衆挾刺而來者皆各當其意以去而湘門於陶山先生又年家子也然皆不知有湘門必俟其旣死乃拾

其遺羽而寶護之又何以望諸日處廟堂把節鉞而漠然不知天下士者也余旣幸湘門之詩因兩先生以傳益痛湘門之厄於生前昌於死後而又以歎天下士之老死無聞不及湘門者多也悲夫刻旣成因綴數語於此兼質之筠溪尙衣其以余言爲何如也

南村草堂文鈔卷第五

新化

寶慶府志序

昔常道將云善志者述而不作序事者實而不華是以史遷之記詳於秦漢班生之書備於哀平皆以世及事邇可得而言也寶慶著錄見於古籍者有昭陵圖經邵陵類考及明代之正嘉隆慶志與郡先正之召乘臚句邵陵風雅諸書今皆剝闕不傳入國朝凡四修一爲傅太守鸞祥一爲李太守益陽一爲梁太守碧海其一則乾隆朝鄭太守之僑也傅志當鼎革倥傯之際迫切將事革創而已本非完書李志較善而剗削甫竣遂有瀕逆之變守土與郡

俱陷故其書不爲時重尠有藏本梁志際開復之後故家
遺老尙有存者拾殘補缺圖籍一新顧體裁略備固陋實
多鄭志廣收博採自謂遠勝前人幾於家奉一編珍爲科
律矣而其書荒謬時有缺陋轉甚今又閱八十餘年未經
續纂若再遲則文獻愈替墜久無傳是不可不亟爲修輯
矣顯鶴生爲州民老竊講席旁覽陳牘引爲己責才短識
闇文湮獻往旣慚荒陋復慙質屢與邑子鄒漢助叔績
言之頗欲竭其芻蕘之思而官書非私家所得專抱此區
區相對愾嘆非一日矣甲辰之夏河曲黃先生來權郡事
興言及此迺以茲事誣諉叔績實從與之遂相與援翰執
素廣訪博咨而言人人殊衆議騰沸懼其久而渝也體例

料定進爾開雕黃公旋有大定之擢吳牧伯繼之籌議市
及而叔績又爲縣中大吏促去事幾中輟會孝義張公來
守是邦力持前議又得學博彭君洋中相助四閱寒暑始
克有成其發凡起例道源究委蒙有一得至蒐討故實采
摭輿地登椒窮涯村至鄉問山川能說古事能述則叔績
兄弟及郡中諸賢之力居多衰門子弟亦與鉛槧之役而
捃摭綱維終始其事實資彭君要其指歸一稟成於守土
君子而已無與焉惟是一方人物五都士女雖負販之氓
田間之婦苟有片善必爲甄錄然多出閭巷之口或據譜
牒之私子孫而矜崇其祖父弟子而曲徇其師說者有之
吾師有言聞人之善而不欲疑考古之疏而未敢信是則

慄慄於人非鬼責之懼知我罪我當亦通國之人所見諒者矣

武岡州志目錄序

石咸寧許先生撰武岡州志二十六卷外篇四卷共三十卷體裁宏整義例嚴密誠足祛方志之謾陋得史家之遺意矣顯鶴不敏猥與校讐之役綜其全書尋省往復顧猶有願質者志名武岡非武岡卽不得志而五書中多臚舉公典如戶書之租調庸法禮書之祀典樂章瑣屑備載失限斷也又封建表之王導政績略之陶侃武功略之關播以下十餘人歷敘其敷歷勲位於武岡事亦偶耳至流寓載記所引史傳諸人矜立名義則虞翻所云外來者也詩文益多淺人贗作凡茲數事裁以古義於法俱不當存某請於先生雅欲刪落先生以謂州僻在南服文獻缺如據

拾採輯政不厭求詳夫志通都觀其善棄志僻壤觀其善
取言各有當也若典章名物載在會典窮鄉遠郡不能家
有其書採而志之用備官司之守惟詩文於法不宜列門
類顧念無以饜州人士之心別於外篇過而存之亦無病
於徵文云爾顯鶴退而敬志其語於策以發明先生進退
之意如此書成促命開雕迫於程限窘於拙工偏旁點畫
譌謬滋多則猥與校讐者之過也嘉慶歲在疆圉赤奮若
長至前三日

古希濂堂小草序

河曲黃惺齋先生權吾郡之明年顯鶴以州民來領濂溪講院事先生以院長禮見待數屏車徒枉過凡郡中利弊諄諄誘之使言既又以郡志八十餘年闕略以重修之役諉譙顯鶴亦以事關鄉里竭其芻蕘之思不敢推卸從事六閱月而先生有擢守大定之命其年七月既望先生將去邵哀其在邵所作古今體詩若干首爲古希濂堂小草屬顯鶴與彭曉杭學博洋中校訂余得受而讀之乃歎先生之詩卽其爲學與政之實所充周洋溢而出由其名集之意推之知所重不在詩矣源自濂溪先生以永州治中來攝吾邵在宋治平四年丁未後一百七年爲紹熙五

南村草堂文鈔

卷第五

四

年東陽潘君燾權守邵於治西偏闢爲堂命曰希濂朱子
時帥潭聞之喜爲大書三字扁於堂而楊誠齋氏爲之記
以謂燾嘗欲求周子學道愛人之遺風以爲師範不可得
獨於其爲治所謂精密嚴恕者隱然有當於心而反復致
辨於精似苛密似譎嚴似刻恕似弛而終之以希賢希聖
希天相勗勉自紹熙五年至今七百一十年矣東山講學
之地尙名濂溪愛蓮池蹟邵人尤豔稱之歟希濂之堂湮
廢無存無有過而問者蓋尋常流連光景浮慕講肄所在
不乏人至於景仰效法身體力行以聖賢自責不稍恕其
人或曠世不一見而皆情偷安苟且遲擱之徒比比皆是
固宜其熟視無覩日就湮廢也先生生長西北陲家世儒

素自其幼習聞河津緒言與夫魏果斂孫文定陳澤州諸
公名德勲業耳濡目染而又得吾鄉賀桐庚先生以爲之
師淬厲激發卓有稟承其規模固已遠矣迨一行作吏首
蒞朱子誕生之鄉繼來周子過化之地訪願學顧諟之蹤
緬霽月光風之度真有百世之師宛如親炙者稱此而爲
言自道所得則於情爰於性衷於義法洞悉乎天人休咎
徵應之理民風世運貞淫否泰升降轉移之幾無不粹然
一出於正豈猶尋常流連浮慕之詞可同日語哉先生孜孜
孜孜求治不事苛細而摘伏如神於一二蠹民之事搜剔務
盡居邵年餘無不興之利無不去之弊居恆或微服行村
落間與小民語如家人父子而尤汲汲以人才爲念旣復

希濂堂自爲文以記復以郡僻陋士囿於聞見困於貧乏
不克自振欲買書以貽講院買田以增修餽會遷去不果
猶殷然以此意望之後人讀其詩於所謂六善四美者津
津言之有餘味焉今先生行矣邵之人若不可一日無公
者而先生亦遲遲其行若不能一日舍邵人而去者茲集
之閒當與棠渡蓮沼並存南國序而行之謹當去思之碑
且使吾邵人家弦而戶誦之爭自濯磨勉爲良善如先生
未去邵時也至其詩之宗法正格體嚴氣味芳潔音節餘
響讀者自知之不待余言歟是顯鶴以衰氓荒廢尤慙交
集之身重主講席無補治化於萬一而郡志一書不及先
生在邵時親督其成頭白倏期汗青何日每與曉杭學博

言之輒相與嬋媛太息於不已也道光二十有五年歲在
旃蒙大荒落壯月新化鄧顯鶴

寒香館詩鈔序

古無講學之名至有宋諸儒出而道學之名立然皆無與於言詩故世以擊壤體爲詩病惟晦翁南軒兩先生不然嘗試取兩集讀之淵懿茂密涵育萬有無事鐫模而古意深情自得於意言之外古之聖於詩者莫能尙也然兩先生實無意於爲詩朱子嘗云敬夫道學之懿爲世醇儒乃欲以求工筆札爲戲宣公南嶽倡和詩序且以荒於詩爲戒夫荒與戲不可以爲詩也而兩先生之言若此蓋其所重不在詩而形諸歌詠神動天隨自然流露於語言聲韻聞而不覺非可於詩求之知此可以讀吾友柘農侍御寒香館詩矣侍御幼與其兄耦耕尙書同舉於鄉卽以古大

儒之學交勉其切求諸身心性命之近博稽夫古今蕃變
之賾者已久自入詞垣官諫院隱然以其身立朝端扶世
教所上封事皆關係民生國是之大當世仰之如祥麟威
鳳未久出爲湖北提學北士愛戴之以爲吾楚自分闡後
北省學政能盡其職有造於多士者僅三人而條教嚴明
勸懲激勵使人鼓舞興動於不容已則侍御爲最迨試竣
乞養歸旋奉諱家居爲城南書院山長城南者朱張兩先
生講學地也有城南倡和遺蹟在焉侍御居此十年學規
教術一本朱子而於南軒義利之辨尤諄諄三復一如視
學時已復求得兩先生倡和遺蹟入石銜壁暇則孳孳吟
詠其下有終焉之志旣而時勢敦迫幡然出山不二載復

以善名歸自是不復出以至於卒其拳拳用世之志與汲
汲求退之隱並行不悖而侍御之出處本末已較然表襮
於世與朱張兩先生異世同符故其見之於詩肅然而靜
以深穆然而和以遠鏗然而清以厲悠然而夷以婉其性
情之肫摯氣味之芳潔格律之高渾隨舉一篇皆粹然有
道之言讀者自能得之不待序而顯獨念余與侍御訂交
最晚而相知最深自余歸古梅山中閒歲始一至長沙君
聞余至則喜別則憮然不樂最後余來省門君以病謝客
月矣見余刺歡然出迎自是往復遊讌無虛日若未始
有病者然及余將歸往別復談笑如平時迨歸數日而君
訃至矣悲哉旣爲位以哭而公子瑗以其遺詩來屬訂爲

序會余有郡志之役未卽爲而耦耕尙書謝眞督歸余方
思序成寄質無幾何尙書又歸道山矣云亡之痛豈獨吾
楚人特以吾楚人世沐朱張教澤得公兄弟衍其緒而張
之將大有所感發興起而不圖殂化若此之速也今都人
士方以侍御請祠鄉賢千秋論定可以不藉詩傳而余以
老病待盡之身操筆以序君詩則亦安能無獨立之懼千
秋之感也哉道光二十八年秋九月新化鄧顯鶴

毛青垣巖園詩序

余聞青垣之名於沈栗仲因得交其人今二十許年矣戊
己之間余羈棲長沙寓舊城南精舍栗仲方買宅城南爲
流寓計相距不過數武青垣往來其閒無閒晨夕時余方
搜集湖外詩爲總集謀授梓會有西河之戚青垣恐余廢
業移榻就余日取洪永以來各家巨帙零章商推進退余
感其意制淚忍痛孜孜汲汲爲之遂以成書今所刊行沅
湘耆舊集是也青垣性孤潔無他嗜好獨併心壹志於詩
故其詩隨日高俗流莫能識也栗仲最先識之嘗以誇於
人青垣依栗仲久栗仲旣罷官青垣無所於歸又久困諸
生籍坎懷抑塞不樂近人惟自矜其詩落落寞寞於荒江

老屋中飢甚則出求升斗以自活冀旦夕不死歌聲出金石而已以故時之人舍粟仲外無有能客青垣者 今太子太保東巖公聞而賢之公由潭帥移節總制兩湖遂招之偕行於是館於武昌節署者六年先是青垣以余爲能知其詩者哀所作千餘首寄示刪訂青垣詩樸老真摯而尤長於五言顧刻意學杜連牘殊體閎麗詭變無不神似乎美余稍次其格體太似者青垣不余忤屬爲序行未及爲而青垣死矣青垣死 官保哀之旣歸其喪於長沙又屬其友善化湯彘幼尊校定其詩爲八卷開雕於武昌府署而以頌鶴於青垣有平生之言以公命來徵序余惟詩自漢魏以降得興觀羣怨之旨有合於三百之義者誠莫

如杜子美子美忠忱亮節騷情古意同符正則其於詩天才獨縱而學問詣力又足以副之故世謂之詩聖後之學杜者多求其善於言者千年來不過數人而村市囂囂里巷靡曼之音且接踵天壤若人人意中有一子美者然吁可駭也青垣詩宗尙甚正而一以子美爲法才識雄毅功力刻深有沈鬱之思剛勁之氣而無叫號之習有委婉之致春容之度而無骯髒之態吾不知於杜詩何若求之於唐以後學杜諸家殆亦無以過青垣矣揭曼碩有云詩之正如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鳥獸而其變如風雲雷雹龍騰虎擲要在盡其常過其變而已余不敏無以序青垣詩聊舉古今來學杜之失與青垣之所由得而終以曼碩之言

還質之栗仲幼尊以踐平生之諾以弛後死之責若夫青
垣窮老一諸生晚依上公備荷知遇恩禮終始生爲上客
死正首邱耒水之骨遂歸浣花之名益著斯則子美不能
得之於嚴公抑亦足以慰長逝之魂而洒千秋之淚矣道
光二十有六年冬新化鄧顯鶴

小綠石齋詩存序

余往歲主朗江講席時增輯資江耆舊集兼搜連道遺詩錄入以水經有漣爲資別之文而漣澁壺天實先子誕生地每過斯邑如出里門敬恭桑梓之恩油然而難已也時武陵學博董君西圃語余曰惜哉莞花翁尙在人閒不得與於斯集也余訝之因爲言莞花翁者葛君筠僑其鄉之詩人而有品者也年已篤老聞余搜輯遺詩當笑語人以不得挂名爲恨會余屏跡山居復有沅湘耆舊集之役彭君彥深方司鐸邵陽走一介山中以書抵余曰筠翁死矣今其詩不可不在耆舊之列因發其所齋兩巨冊讀之精選得五十八首與聶君乃塢明經合爲一卷刻入集中乃塢

南村草堂文鈔卷第五

七

亦連道詩人之不爲人所識者也。比年余重來主講邵州，與彥深交日密，因益商榷舊業。吾楚人以詩來質者，旣日衆而平生親故所奉爲師友者多，忽焉化去，不稍緩須臾。旣痛逝者行復自念，惟有亟哀諸家作纂，入續集以慰長逝之魂，以紓車過之痛。而人事牽動，見乖忤未遑也。今夏筠僑哲嗣翹梧茂才榮冊復以莞花全編誼諉同彥深校訂付梓。彥深稍刪定釐爲五卷，總名曰小綠石齋詩存。凡古今體若干首，以示余其詞明以麗，其意婉而章，有側豔之句，無鄙倍之語，有跌蕩之思，無踴號之習。蓋庶幾得乎性情之正者矣。邇湄閒多詩人，又豈能有加於筠僑耶？彥深又言筠僑性狷介，取與不苟，獨拳拳於師友間，與同

縣舒青洋交篤青洋死哭之痛所以顧恤其孥者甚至客
滇南時以已嘗受知於昆明錢先生因求其詩刻之今湖
以南有南園詩鈔者筠僑力也其風義之古若是固宜其
詩之不苟作也刻成彥深屬并數語於首且寄示西圃非
第以慰翹梧仁孝之思亦吾黨二三子懷舊感逝之念所
不能自已於言者也道光二十六年秋八月

朱小岑詩存序代

余僑居嶺外凡四方士大夫來遊與其地之文人畸士皆樂以詩交余而其久故者莫如臨桂朱君小岑余始不知小岑與其兄秋岑善因得與訂交並識其伯子春岑邇時年少氣盛意氣之合殆無與比小岑兄弟皆異才幼隨其尊人官南昌太守歸後宦橐蕭然春岑爲諸生秋岑一舉於鄉小岑獨不樂進取以布衣終其身秋岑倣儻任俠豪邁自喜小岑狷性狹中冷面隔俗余俱樂與之交嘗以爲秋岑似陳孟公小岑則徐孺子梁伯鸞一流人以故小岑兄弟皆傾懷善余已而春岑秋岑相繼殂謝小岑孤子零落生意索然無以爲家余每爲之營致生業圖升斗以養

母小岑益親余數十年來余爲部郎於京與小岑別去迨
余歸小岑曾一遊燕晉再客入閩餘則相聚時多几文酒
讌會問水尋山小岑固弗與也當乾隆甲辰乙巳閒高密
李少鶴宮岑溪令偕其兄石桐來與余定交時錢唐袁簡
齋太史亦來桂林四方名宿如楊石壚李桐岡許密齋王
若農浦柳愚朱心池劉松嵐諸君觴詠贈答極一時綢繆
之盛簡齋至此之趙文子垂隴之會無何少鶴卒於官諸
君子風流雲散余與小岑僅存曾幾何時而小岑又歿十
餘年矣老病頽唐塊然獨處追憶與小岑兄弟締交之始
恍如隔世身世之感存亡之痛其能已耶小岑之學自六
經諸子下及百工技藝罔不研精殫思各詣其極詩宗法

不一矜慎其辭隱約其旨不使人一覽而盡吾不知於時
賢愛憎何如若求之於古亦庶幾能自立而不悖於道者
矣粵西詩人自唐曹鄴曹唐而降未易更僕數若小岑者
可易得哉石桐少鶴專集余久爲刻行邇年余韋廬內外
集亦次第告成獨小岑詩尙未鏤版缺然於懷今年春湘
皐仍來粵爲余校刊諸亡友遺詩因亟搜其稿審定排次
付梓小岑著作甚富兼工詞曲其紀年詞及分綠窗人間
世雜劇皆可傳身後散佚過半今所刊存無幾聊以謝後
死之責云爾

鄭受之紅葉山房集序代

寧都刺史烏程鄭君輯其兄受之孝廉遺稿爲一集徵序於余余不識受之願與其尊甫柳門封翁善又嘉刺史至性醇篤肫肫不忍死其兄求所以傳之者而託於詩文以冀倖於不朽可哀也已其何可無辭乃取而論列之凡古今體詩八卷試帖一卷曰賦曰文曰雜文又五卷鳴嘽可謂富矣嘗論瀚東西爲人文淵藪入國朝來秀水提唱於前杭厲振響於後流風澗被幾於人詡握珠家珍享帚哀然金剛其杵者殆難枚計非特山川清淑之氣偏萃東南亦其風氣習尙漸剏磨漬使之然也受之生長名門故書雅記啓其靈局羣從兄弟習其家學自其髫髻卽偕刺

南村草堂文鈔

卷第五

五

史有聲譽序加以過人之質績古之功與夫父兄師友淵源指授閭里耆舊耳目濡染之所得其發爲詩文汨汨其來汨汨不竭宜也余獨怪造物生才不易生之矣或屏之窮鄉絕徼爲世所不知幸而值通都大邑易以才顯又挫折之使不得竟其才如受之者使其早奏賦長楊震撼皇風不爲科舉繩尺之學所束卽不然假之以年終老名山孜孜著述其所造當不止此乃局於一第年未強仕客死長安旣躋其遇又促其齡若惟恐其得以才顯者此刺史怛焉心傷亟亟思所以傳之也顧余更有感焉古文人多以兄弟爲性命蘇家聽雨之約王氏登牀之痛最著者已余幼與先兄同學友愛塤箎唱和竊敢希蹤昔人無何余

忝竊科名兄竟以屈抑場屋悲憤致隕遺稿散佚殆盡無從裒輯而刺史於其兄死後收葺殘闕至十四卷之多兢兢求所以永其傳者舉而屬之余夫余則何能傳受之三復斯編徒茫然增鶴令之悲也既序其簡端以歸刺史且質之柳門封翁少紓西河隱痛云

嘉樹堂詩鈔序

代李比部作

嗚乎季壽已矣所不與俱歿者惟此數卷詩耳去年秋聞
吾妹返長沙余使人往弔卽求其遺稿得嘉樹堂詩鈔兩
巨冊發之淚泫泫下輒掩卷不忍卒讀今年春余妹攜孤
女來粵具述季壽彌留時語拳拳以此事見付嗚乎余尙
忍聞其言耶季壽幼倜儻多慧眉目秀整舉動英偉隨其
尊人官粵先大夫一見決爲大器以愛女歸之三十年來
余弟畜季壽季壽亦兄事余唯謹季壽伉爽有大度好氣
任俠交滿天下所至傾其座人余病其意氣太盛每箴之
季壽避余言然莫能改也獨心嚮余詩余詩學韋而季壽
學蘇余學韋而難於言季壽學蘇而出之若易此余兩人

才分優絀相懸非可強同然其精心密詣思求合乎古人
之轍而不相戾則余與季壽初無異同也因取其詩忍淚
編次付梓以踐冥諾季壽可不死余獨痛季壽早負才名
當其盛時傲睨一切視天下事無足當意卒之屈於貴郎
適迴屯踏墨墨不自得而又家門多故死喪相繼性豪邁
不善治生以故季壽交日廣名日起而境乃益困一官假
蹇無所建白年未中壽忽焉以歿無三尺之孤無一椽之
庇徒以寡妻弱女累七千里外頽然老翁此則季壽死不
瞑目者嗚乎季壽已矣余其何以爲心耶序其詩非徒藉
慰逝者抑以紓余掛劍之悲爾

阮冰叔古文序

自余遭先兄之變屏居荒野老病塊然無復生人之趣去年同鄉諸君子以不佞所輯沅湘耆舊集一書不可聽其湮沒相與捐貲助刊乃大召工匠開雕役役校讐日與千餘年騷人韻士相對每成一卷欣然以喜復愀然以悲俯仰低徊蓋無日不在欣戚歌哭中旣逼歲除刀工漸次散去乃稍稍休暇除夕方舉家會食邑子晏叔立自平江歸以候亭明府書來赴其公子冰叔之喪且哀冰叔古文及讀史日記兩巨冊見示知公子於辛丑歲試隸學籍後以力學攻苦卒年未滿十五也闔家爲之廢箸不舉繼取其遺稿閱之復大驚異咎明府官武陵時余方主講朗江密

邇咫尺家有才子神童若故秘之不以示客及其死始爲之表暴又自咎平生困踣萬狀獨汲汲海內人才老將知而耗及致國有顏子而不知及其死始爲之惋惜亦咎冰叔以未冠之年不保嗇其才乃亟欲發名成業敝耗精氣以至於短折則泣然涕下不可止已復念冰叔年方舞象所造遽至於此視世之埋頭著述稿項黃馘老死牖下不見知於人與夫挾兔園盈尺冊躡取人閒科第岸然擁專城把鉞麾及與之徵一古事論一古人則瞠目直視不能發一聲者相距遠近何若且卽冰叔在世數十年或困之以高官疲之以劇任以餘力縱其所至亦未必能有加於是又況古今之遙才傑之眾哀然金剛其杵者何限論者

至不能舉其名姓而董烏文考王子安李協律輩至今赫
然在人耳目由斯以談冰叔雖死猶未死且遠勝於未死
而又何恨焉先友王香杜嘗云人之才識以漸而充譬之
花木自萌芽而時萼而花果乃落實取材如春夏秋冬少
壯衰老不可躐躐此其常也有如萌芽甫茁花實遽繁是
方春而已秋方少而已老精華旣竭生氣遂漓而欲其永
年可得乎四序之運成功者退得地之禾早穫者隕其常
也非變也於冰叔乎何尤遂書此以復明府冀少殺其哀
且當冰叔古文序云癸卯上元日

聽雨山房文鈔序

嗚乎余之塊然獨處荒江老屋中不獲與吾兄耘渠先生
聯牀聽雨縱談今古蓋已十年矣今日尙忍執筆序先生
之文哉雖然余又烏能已於言哉憶余兄弟爲童子時一
日偕曝書得先叔父鉅野君手鈔西漢文一巨冊先生讀
而愛之勃勃有學爲古文意私作討蚊鬪蟻諸文塾師見
之甚詫已大呵禁勿復爾年近冠從先外祖毛府君靖州
學署每作書與余或以他文寄示則駸駸乎遂欲及於古
是時余愧甚蓋先生遊學三載而學大進其師則茶陵譚
希齋先生聲元乾嘉閒湖南所稱老宿也自余爲寧鄉校
官先生與居最久冷官無事相與對案校書長哦朗誦聲

南村草堂文鈔

卷第五

三

出金石往往朝餐不辦怡然也每聞人談鄉邦軼事喜紀以文嘗一夕僚友劉樸園來言其鄉人遇賊事甚壯先生命進家釀佐譚客退余亦就寢時已漏下五鼓先生縱筆爲文敘其事及旦疾呼余起示之余歎其神妙以爲非深於史漢敘事者不能辦命酒召樸園共賞之今集中書高大鎬文是也嗚乎余兄弟當日窮居之樂有如是耶先生有至性哀樂過人學以堅苦篤實爲宗平生治經甚勤多有論纂諸史恆閒歲讀一周旁及陰陽卜筮之學亦博覽強記益其蘊蓄於中者厚矣以是發爲文渾灝動盪醇樸堅厚遠則逼真歐曾近亦接武方姚其有關人心風教之作足於理軌於道履於心足以振浮弑靡則信乎儒者之

言也顧先生棲遁巖谷志趣恬退不欲汲汲以文自見有所作輒隨手散佚勵有存者頃兄子瑤琬搜輯若干首編爲六卷顯鶴謹受而校定之他日顯鶴修寶慶府志故家舊族以其先世遺文譜牒送局者相望中多可歌可泣可紀可傳之事每一披覽輒歔歔歎曰儻吾仲健在集中正不知增幾許佳文惜乎不能起之於九泉之下也顧卽今所存卓卓如是四海之大百世之遙必有讀其文思慕其人而亟亟爲之表彰者然則先生之文雖不昌於時庶幾或顯於後歟曩余刊沅湘耆舊集成旣取先生所著春秋目論鉅木今歲有重葉玉篇廣韻及校刊六經之役擬併以是集授梓以塞後死之責嗚乎余之藉以報兄於地下

南村草堂文鈔

卷第五

三

且塞後死之責者其遂如斯而已乎重可慨已咸豐元年
仲春月

南村草堂圖詠敘

道光乙巳余主講東山兼纂寶慶府志明年書成開雕講院因其暇命兄子瑤琮兄子琮取家中各圖冊詩文編次爲南村草堂圖詠五卷牽連付板首松堂讀書次聽雨山房次南村耦耕次西園雅集又次青溪訪舊而以家子與先生墨蹟題詠殿焉凡得一百一十六家書畫記序跋書後觀款賦銘贊偈詞及古今體詩都計三百九十有九首均按題詠前後銓次俾後子孫讀之知吾先世舊德與余兄弟躬耕聽雨素志庶幾念昔先人有所興感而冊中諸賢皆海內巨人名德碩學鴻儒誦其篇什溯厥淵源昌黎故舊之交于厚先友之誼亦可於斯篇略得之刻成因

識數語後有所得仍以次續增丙午夏至前一日

讀易窗易述序

余年十二時同仲兄雲渠受易於李愚莊師師教以德體象變比應承乘八字頗能領會又少好涉史事嘗思舉古來治亂成敗與易理之吉凶消長相比附者條繫件記以資鑒戒其時不知有誠齋易傳一書也稍長汨於科名舉業役於衣食奔走茲事遂廢竊念易之爲書潔淨精微本不易學然聖人爲之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吾人學之以明吉凶消長以知進退存亡藉以檢束一身以求免於無過之地是則自少至老所不能一日離者而乃高閣束之乎自惟生平性剛才拙與世多忤而又喜危言高論日以尤悔彙集之身當指視交謫之地

南村草堂文鈔

卷第五

三

無所恃以爲修省繩檢之具終其身爲叢過之府必矣己亥以後棄官歸里與吾兄約閉門讀易以三年爲期嘗笑語兄曰聖人作易惟恐人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吾兄弟日耽耦耕聽雨之樂不復知人世有功名富貴聲華赫奕事殆知退而不知進知喪而不知得知亡而不知存乎兄笑領之當是時兄弟各手一編白頭相對諸子侍側日事鉛槧俱几研殆庶幾加年寡過之意天不憖遺未二年而吾兄遽歸道山塊然一身偃仰斗室老將知而耗及尙望能竟吾兄未竟之業耶癸卯以後當事以濂溪講席相畀辭之不獲勉強應命講舍故邵州東山爲周元公講學地舊有景濂堂故名濂溪偶檢濂溪

詩有閒坐小窗讀周易之句因以讀易名窗思卒舊業是歲琮兒舉於鄉甲辰量移朗州兒子琬相繼厠解額人事牽率卒卒鮮暇作輟不時乙巳復還邵州有郡志之役暫以其隙發憤踵成此書名曰讀易窗易述非敢曰遂寡吾過亦聊以踐吾兄讀易之約云爾道光二十有五年冬十月時年六十有九

送楊玉泉先生重赴鹿鳴序

國家以科舉取士每屆三年 朝廷遣考官分往各行省
試舉人如例放榜之次日宴新舉人於行臺省署以次坐
考官之末笙簫酒醴雜然前陳名曰鹿鳴宴與斯舉者以
爲榮矣其有早舉於鄉歷六十年之久重值是科者故事
得由原籍儒學州縣官起文申送行臺省名曰重赴鹿鳴
大府以其名聞於 朝例得荷 俞旨照原官量予陞
銜與會試重赴瓊林等所以貴科目崇高年典至重禮至
隆恩至渥也以余所聞當代儒碩如宛平黃崑田大興翁
覃溪錢塘梁山舟桐城姚姬傳四先生者海內所稱耆儒
碩德瓊才璞學聞世而一出者也然皆以重赴鹿鳴親承

列聖之褒嘉躬被

加銜之寵錫蓋

國家所

以崇儒重道尊賢引年之至意悉寓於是嘉興士林光昭
史冊甚盛舉也吾楚自湘潭羅慎齋桂陽周玉甫兩先生
重赴丁卯巳卯鹿鳴後未有接踵者甚矣哉盛事之難得
也同縣楊玉泉先生溫乾隆丙午中式第二十四名舉人
迄今道光丙午例應重赴鹿鳴先生歷官益陽縣教諭武
昌府教授所至躬行率士難進易退爲多士所服以道光
二十一年春乞致仕歸里其生年爲乾隆二十四年今八
十有八歲矣先生師表人倫垂型邑里行有防檢學有本
原其官益陽也顯鶴承乏寧鄉每值歲科試于役省門朝
夕過從所以愛護而規切之者甚至迨先生陞任武昌顯

鶴乞假北行嘗一再照於鄂渚臨別先生猶渡江送余言
論娓娓不倦余去瀉後再遊武昌而先生已於三歲前賦
歸歸後今又六年矣聞其神明不衰步履如故終日危坐
手不釋卷燈下猶能作楷豈非國家元氣之所關吾里
人望之所繫哉顯鶴年來僭主濂溪講席兼有纂修郡志
之役於選舉表乾隆丙午科先生名下大書重赴鹿鳴四
字既喜縣中有此吉祥盛事又恐先生之高蹈丘園安居
几杖不肯居此美名或觀望而不前也因爲文以速之且
以告之吾鄉諸同人上之當事大君子當有鼓舞歡忻樂
先生之一出爭先快覩爲人瑞者先生行矣蒲輪之徵古
有其典莘野之食今逢其盛余不敏尙當率邦人子弟撰

南村草堂文鈔

卷第五

美

杖屨御安輿以相從於麓山湘水閒爲重歌鹿鳴之三章可也

送閔翁歸新化序

余元作送楊先生重赴鹿鳴序文甫脫稿門外報有客至延之入則五十年前所見同縣之閔翁也翁名簡忘其字嘉慶乙丑歲貢其入學食餼俱在乾隆四十年以前道光己丑選授安福訓導閱十年以篤老休歸歸後又十年不相聞問亦不知其尙在人閒也至是訪余於濂溪講院講院據東山之顛路斗峻砌石爲磴道層疊迤邐而上凡入十三級雖強有力者必再休始至翁不興不杖如履坦途坐定問其年則其生在乾隆十五年以緝縣老人甲子數之蓋已五百八十二甲子矣去百齡不三歲也問其來則罷官後無所於家依其子孫於東安萬山中畚耜度日今

歸新化聞余主講於此便道過訪之也問其飲食起居則與常人無異目猶能視麻沙細字手猶能作蠅頭小楷足猶能日行數十里惟兩耳微欠聰然尙不廢聽噫何吾古梅溪峒閩之多壽考也時郡志將竣例載耆舊一門各縣採訪冊開送見在壽民壽婦有一百五六歲一百十餘歲者如翁之健百齡不足道也因附錄於此以志一時人瑞之盛且以堅楊先生之行云翁早歲爲科舉之學有名以經藝教授里中言規行矩內行尤摯年已篤老語及其父則泣下蓋其學行有足稱者不僅以其多壽也於其歸新化也作此送之時余年亦四百二十甲子矣